

● 浮沉著

# 浮 沉

一  
粒  
沙

WANGSHI YIPIE WANGSHI YIPIE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三

三

# 往事一瞥

浮沉 著

新登字(京)117号

书名：往事一瞥

---

著者：浮沉

出版者：八一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印刷者：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发行者：八一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875

字数：275,000

版次：1994年5月第1版

印次：199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

书号：ISBN 7-5081-0225-8/I·43

定价：9.0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 序

浮沉同志在他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从事文艺工作四十周年之际，出版他的作品选《往事一瞥》一书，值得庆贺！

浮沉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我的一位共事多年，彼此相知颇深的老战友。岁月流逝，光阴似箭，如今我们均过花甲之年。令人难忘的是，抗日战争中，我们曾在抗大的一个连队里，同队操练，同锅吃饭；解放战争中，我们又曾在一个纵队，激战孟良崮，进军大上海……每思往事，虽然年代久远，但那些如火如荼的场面却宛在眼前。上海解放之初，他写的《海上风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十年来，他深入生活，熟悉生活，以生活为源泉，以军人特有的革命激情，把革命浪漫主义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讴歌党，讴歌人民军队，讴歌社会主义祖国，讴歌新人新事，创作了很多好作品。特别是年过六旬，还坚持不懈地投身于火热的生活实践，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与政治的统一，苦钻不止，笔耕不辍，创作了不少新篇，使人感动。

本书选编的浮沉同志的部分作品，我还未来得及细读，但可以确信，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会充满对党、对人民的热爱，洋溢对时代、对生活的颂扬，饱含对新人新事的赞美，同时也

会反映出一个老作家的革命气质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愿这个集子的出版，会给广大读者以教育、振奋和启迪！同时也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激励广大作者创作更多、更好、积极向上的作品，以满足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

迟浩田

一九九三年五月三日于北京

## 光彩的镜子（序二）

我热忱地向读者们推荐浮沉同志写作的这本《往事一瞥》。这是一本深刻地揭示了人民中国的内部矛盾、解剖了官僚政治的畸形人物、塑造了嫉恶如仇的英雄战士的好书，一本洞明世事、提高觉悟，有助于反腐倡廉的好书。

我与浮沉同志的创作生涯颇有相似之处。一九五〇年三月，他写成名作《海上风景》的时候，我正好发表了我的小说《柳堡的故事》。我们的“开端”都是不低的。但是我们后来都是低产作家，有时甚至是“无产”作家，因为我们都从事宣传文化的行政工作，忙于“为他人作嫁衣裳”。一九六二年前后文艺园地百花齐放时，我们也“放”了一些；接着就到“文革”以后了，这才出现了我们创作的新的高峰。这是因为，党所领导的当前的与历史的斗争，给了我们这些入党四五十年的老文艺战士以新的感受。这些感受远远超过我们在战争年代所积累的生活。

可是浮沉同志与我相比有他很大的优势。我一直在军队工作，即使在“文革”中，即使我已成了“走资派”、“反动权威”、“三反分子”，我面对的军队内部的矛盾还是比较简单的，军队中的各派造反组织，其“胡来”的程序也差得远。像我这样一个被

江青点了作品名字的“毒草专家”，始终没有戴过“高帽子”，没有弯过“喷气式”，就说明我经历的矛盾并不尖锐，思想感情上的震荡也并不很强烈。虽然我想得很深，但我在“往事”中积累的生活毕竟比较单薄，写不成价值高的作品。浮沉同志就不同了。他很早就离开军队，长期在省级机关工作。他对各式各样神头鬼脸、侠骨奸肠的熟知，在这本书中就能充分看出。我们有的作家，当右派，被关押、流放，前后一二十年，写劳教下放的题材，他们有绝活。但是，能像浮沉同志这样把当官的共产党人和伪共产党人在政治矛盾中的千姿百态，淋漓尽致地写出来的，却很罕见。因此，这书稿我读着很是兴奋，很有共鸣！

我自豪：我的思想观点，和这本书中的岳楠，很是一致，我是个十足的“唯生产力论”者，所不同的，只是我很早搞党史军史，因而自觉地向周总理学习，对党的方针政策有原则性意见，我的表达方法也合“度”，守纪律。所以除了“文革”在劫难逃养了四年猪（这生活倒给了我两篇得全国奖小说的素材）之外，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自觉保护批斗对象的具体负责人。然而，我对于岳楠、高松，却不能不敬佩。因为我的克制行事，对保护我自己、坚持我们的阵地固然有好处，但是对于揭露阴暗面，振聋发聩，警醒党和人民，力度却很小。高松、岳楠以及方方，他们大义凛然，虽九死而无悔，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由衷地祝贺浮沉同志塑造了这一系列光辉的形象！

另外，隋风、莫非以及曲垣等人，也有很高的认识价值。特别是浮沉同志指出：谁制造了莫非这样的人物？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值得我们中国亿万有心人深思。我编写陈毅同志的各种传记、文选已有十四年，掌握了我党我军大量内部资料，也痛切地感受到这一问题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以及世界共产主义

运动的严重性。问题的严重还在于不仅制造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莫非，更制造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曲垣。苏联共产党垮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当前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豪迈地走着古今中外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我对此坚决拥护。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普遍的腐败现象，其根本原因在哪里？当然不是改革开放，而是曲垣、莫非代表着的什么呢？

因此，我热忱推荐这本书。这本书中，还有不少抒情的美文。但最强烈、最光彩的，是几面“镜子”。不了解旧中国的青年读者们，你们从这些“镜子”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千年痼疾，这些痼疾至今犹存，它将影响中华民族的命运。我们对此需要有清醒的头脑，并和方方、岳楠、高松一道坚持斗争到底！

## 石 言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日

## 目 录

序.....	迟浩田(1)
光彩的镜子(序 2) .....	石 言(3)
海上风暴.....	(1)
变迁 .....	(25)
攻击信号 .....	(36)
淮海春早 .....	(50)
松 涛 篇 .....	(62)
月眉.....	(113)
一瞥.....	(126)
直面人生.....	(133)
蜩螗岁月 .....	(155)
新官上任.....	(324)
荏苒岁月有遗痕.....	(360)

## 高 言

狼和兔的故事.....	(369)
虎牛对话录.....	(372)

角落里的吹嘘.....	(375)
漏.....	(378)
蝙蝠择邻.....	(381)
拿破仑与库图索夫.....	(383)

## 海 上 风 暴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的上午，解放军某部在杭州湾进行航海演习的部队，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

—

习惯兴风作浪的杭州湾，暴风呼呼地叫，巨浪翻滚着，太阳像蒙上了一层黄纱一样的暗淡。某团九连的战士们，在高文宾连长的率领下，迅速地分别乘上三只船。为了解放台湾，完成中国的最后统一，他们没日没夜地漂荡在怒涛澎湃的大海中，借以熟悉水性，掌握新的航海本领。战士们坐在船舱内，观望着波浪滔天的惊险情景，不但没有一个畏缩的，相反，个个精神昂扬，斗志焕发。一排副谢亭祥兴奋地说：“今天谁能不晕船，打台湾保险没问题！”船在海浪中颠簸前进，舱内快活的时轻时重的歌声、快板声与风浪的呼叫声，汇成一支海上英雄的交响曲。

高文宾带着一排的这只船，跑到最前头，帆篷饱孕着海风向深洋疾进。他拍拍水手赵锡成的肩膀：“小赵，这样大的风浪，有把握吗？”小赵的情绪像大家一样高，心想：“他们

不懂水性的人都这样大胆，我驶过七八年航船的行家怕什么？”因此他斩钉截铁地答道：“连长放心！船走八面风，出了事找我！”高连长放心地点了点头。

船至深洋，突然暴风加大，帆篷被刮得东倒西歪，海岸疾速地远离开去。舱内因大部分人已晕船，歌声已渐停止，连长跑到赵锡成面前说：“马上往后开！”哪知赵锡成这时也已显得手忙脚乱，口中只是说“嗯嗯，好好，”手却一点也使不上劲；他的脸色已吓得发黄。现在这只船完全失去人力的掌握，而听命于风浪的摆布了。

连长看看二、三排那两只船，因在后面缓驶，见风大已避向××岛；但此时的他们，连想靠避一个岛，也已不成。高连长像裤裆内起了火一样地着急，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这只船随风逐流地向深洋漂去。

晚上，“九连连长高文宾带着一排的那只船，共四十二个人被暴风漂走了”的报告，一直到达了团部、师部、军部。

此后，团、营派船到处寻找，连续找了七八天，没有一点结果。一般的估计：“完了。”

这一事件，震动了各级领导。我们的军队，在战场上，为了消灭敌人争取胜利，所付出的必要代价是从不顾惜的；但在不需要牺牲的时候，谁擦破了一块皮，作首长的都心疼！

营长孙光俭，常在夜间跑到环海公路上，燃起一堆堆的火，他面对着滔滔无际的海洋，叹息着：也许他们还活着……顶好能漂到一个岛上，没有敌人……有老百姓……可是十几天了，他们吃什么？怕饿也饿死了。他回家躺在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在眼前复活起来。四十二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他们都是好战士；高连长，赵排长，张

排副，谢排副，齐喜千……他们都是在战争中考验了的英勇战士。为了解放台湾，他们日日夜夜苦练在海面上，衣服几乎是湿的，里面的汗水向外渗，外面的海水向里浸，……打台湾还未捞着参加，就这样的完了？多么痛心！

一排的宿舍，原封未动，铺草，钢盔，都很整齐地放在那里；墙报还在那里飘荡，那上面还留着他们许多问答、挑战、计划、表扬……他们的标语口号依然如新：“积极练兵不怕苦，解放台湾立功劳！”但物在人不在，战友们看着这种景象，都深深怀念着生死未卜的同志们。

对此事，党支部、营党委、团党委，都作了深刻的检讨，表示愿受上级的处分，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件。

一排在海上，这天风越刮越紧，站在船上连眼也睁不开，不小心帽子就要被刮飞。风卷浪花，飞溅起一串串的水珠，像雨点一样，打到船上，打到水手的脸上。一丈多高的浪，把小船托到空中，像推上了山顶；浪过去小船又直冲下来，又像被吞进了深渊；失去控制的船在风浪中任其震动摇晃。一排绝大部分同志晕倒了，有的饭水吐干了，吐尿水，尿水吐空了，吐血饼子，船舱内充满一片闷热的腥臭味。不晕船的也呕吐了。

机枪班战士王文战忽然报告说：“中舱破了个洞！”正在晕得昏头胀脑的谢排副，一听高蹦起来；一看，拳大的洞，水像鞭杆一样直冲进来。他急中生智，脱掉鞋子把一只赤脚插了上去，并叫另一个战士用饭盆赶紧往外戽水；喘了几口气才说：“赶紧想办法，我的脚不能老当塞子用。”共产党员的责任心使他像被钉在那里一样，一动也不动。连长、排长，都

一时想不出办法来。棉花是堵不住的，不言不语的张排副，东望望，西瞧瞧，看样毫不焦急；谢排副急得脑袋都蹦高了，看着老张这种自在态度，真是有点冒火。谢排副用脚堵着破口，船漂走了约二十多里了，办法还是没有想出来；他的脚麻酥酥的，几乎失去知觉，确实变成了“肉塞子”。

到底是张排副打出了点子。有了急事，他从不慌张，总是自己不声不响地扪；他把一只镐头的棒搞了下来，缠上棉花，拔出老谢的脚，钉了下去。谢排副从心里感激地说：“亏你老兄把我解放了。”

风浪有强无弱，连长命令抛锚。浪从老远的地方就恶狠狠地奔来，猛撞到船帮上，哗的一声，便开了花，如同弹片，四方飞溅；只要这样一颠，舱内便跟着呼呼地呕吐一阵。不久锚绳便折断了。像断了梗的荷叶，只好让它漂吧！

高连长自己知道船是十分危险的，四十二条命，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危难焦急的重担他只让自己挑，而决不叫战士们知道。在危急情况下，指挥员的沉着就是力量。高文宾坐在船上抽烟，一袋接一袋，有的战士一会伸头看看连长，还在抽烟，都安心地躺下。

黄昏，船漂到一个孤岛。

谢排副带领四个人搜索的结果是：全岛东西一里长，南北百米宽，两个山包，四面陡壁，只两条通路，一户人家，只父子二人，二亩地瓜。……连长命令张排副带三班看船，晚上买一顿地瓜吃，待明日风平回队。

他们正要吃饭，忽然响起了枪声。机枪班首先发现，在南面二里以外有一只敌船在向岛上打机枪；他们没等命令，一顿机枪把敌船打跑了。连长根据情况判断和从老百姓口中了

解，知道这个岛离敌人很近。

张立学排副奉命带三班加一挺机枪到东面山头露营，担任警戒，船上带的四条破被，他们分到一条，在一个两面遮风的地方膀靠膀坐下来，十个人把腿伸在一起，盖上那条破被，张排副坐在最外面。风浪月夜，露营在荒岛上，这还是首次。一九四七年在山区打敌人时，曾露营过高耸云霄的沂蒙山；一九四八年在平原打敌人时，曾经露营过雪花纷飞的淮海原野；如今把敌人赶上孤岛，我们……三年的战斗岁月，这种露宿风餐的生活，真是习以为家常便饭了。

十个人紧紧挤在一起，那条被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有的就干脆把腿插到别人腿底下取暖，一个插一个同垛木柴一样架成了腿架子，架在最上空的冻醒了就把腿换到最底下，轮流着把腿当被盖。

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第二天早晨正要走，突然发现船受海水和礁石的撞击，已破烂不堪。这是一件最大的不幸，连长悔恨自己麻痹大意，未注意船的保护。怎么办？除了暂住在岛上，目前第二条道路是没有的。要驻在这里问题就多了：吃饭、睡觉、敌人的攻击、部队思想的掌握……但在每个革命战士心中，永远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共产党的队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一定要胜利。

干部们根据实际情况，估计是有办法的：第一，敌人再来攻击，诱其登陆，歼敌夺船；第二，山上有老百姓，不可能独存孤岛，一定有民船来往；第三，上级一定会来找。然而一致的意见，认为这些仅是希望，还必须向最困难处着想。

随着新环境与新情况的需要，组织形式，干部分工，工作任务，不得不暂行改变。炮组变炊事组，伙食是最大的问

题之一，由排长亲自掌握。机枪班分成三组，附给步枪班，分三处驻扎。老百姓的小茅屋作伙房和总的指挥部，其他每班搭一草棚。

排长收起了全排的火柴，自己保存。当晚便开始吃稀粥，由三分之一的山芋丝掺三分之二的山芋叶，加水作成，以后每天两顿。

战士们在放哨也好，在摘山芋叶也好，时时刻刻都张望着西北方向，因为那里是“家乡”，“家里”的船要从那里开过来。偶尔在水面上发现一只帆，也常常引起一阵狂喜，但它们很快地消逝了。

三天过去了，我们的船、民船、敌人的船都没有来。个别战士的情绪有些波动起来。

第一次临时党的支部委员会在第三天举行了。会上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学习模范共产党员陈善同志的百折不挠精神，发扬红军长征的艰苦奋斗传统。在党员大会上提出响亮的口号：“陈善同志一条腿，在徂徕山坚持一年多；今年我们四十二双腿还坚持不到胜利吗？红军吃皮带渡过了长征，我们今天喝稀饭还不能熬过困难吗？”每个共产党员，都深深知道，这是考验自己的时候了。

“它还可以吃一天！”机枪副射手指着机枪的转带说，大家都笑了。

第四天，哨兵报告正东来了四只船，看样像敌人；各班都进入阵地，准备战斗，连长告诉大家：“敌人不登陆谁都不准打枪，一定要缴获几条船。”

四条船在离岛二里多的地方停住了，从岛上望去，像漫画一样，船头上几个兵挥舞着一块蓝布，不仔细看并看不出